

# 故鄉情

賴世英

我出生在邦加南榜的下爐寮，其實下爐寮是南榜港最主要出產錫的地方，它是產錫開採錫的場地，除了產錫以外，就只能種植白椒或是樹膠園了，而白椒就只有在邦加島出產，所謂文島白椒，是世界香料聞名之一。

邦加島是隱藏錫礦最豐富的地方，因此南榜下爐寮一帶都是隱藏著富饒的錫礦，自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開採，後又移交給印尼政府，迄今近百年間，而邦加的錫礦卻開採不盡，下爐寮的錫場也如此，這一邊開採錫礦後，再去開採另一邊的錫床，仍然還有開採不盡的錫，因此可說是養活了無數的錫礦工人。

因為有錫礦的開採，故開採錫礦的工人愈聚愈多，自然就成為一個村，村裡的人多了，大家都要過日子，過生活，自然就有賣買，有了賣買，就自然有攤位及店鋪，形成一座供人



們賣買的地方，一座市場了，不但如此，因為這些錫礦工人長久的居留下來，一代傳一代，人數卻越來越多，而下爐寮這個村，或稱這個小埠，或稱小錫礦區，就是在這樣的情形而形成的。

下爐寮這個小埠，只是一條圓形的大路，然後在這條圓形的大馬路上，又有幾條分支的大馬路，那些分支的大馬路，是通往他埠的大馬路，有汽車來往，可直接到邦加的首府——檳港，或到邦加文島的海港等地，交通非常便捷，商人便會來到下爐寮收購錫、白椒、樹膠……等土產，他埠的貨物，也轉運到下爐寮銷售，人來人往，熱鬧得很。

因為大家都是從中國隻身來南洋的，是開採錫礦的工人，故姓氏很複雜，各姓都有，大家聚居在一起，後來一代又一代傳下去，不但如此，甚至中國各個省縣區的人，都是隻身來到下爐寮，不過是廣東省的客族為多，故大多數的人都以說客話為主，而音調有些不同罷了，或是在客話當中雜有印尼語而已，就這樣過著和平共處的日子，久而久之，他們對姓氏的區別，及地域的區

別都逐漸的淡薄了，卻以婚姻的親情關係增濃了，他們大多數都叫男人阿舅，女人叫阿姨，叫喊得非常親熱，增加了親情力的濃厚，不像在中國的封建社會，以姓為本位，對自己的宗族，凡是同姓的，特別有親情感，原因是在中國的村莊裡，若這一村是姓賴的，則全村都是姓賴的人，其他的姓便不會雜居其中，都以伯公叔公阿伯阿叔及阿哥或阿弟稱呼之，而阿舅及阿姨，是別一個姓，故親情就疏遠了。

而邦加南榜下爐寮錫區的村落，恰好與中國國內一村是一姓的人，完全不相同，若在錫區的村落，姓氏複雜，各姓都雜居一起，我這一家是姓賴，隔壁可能是姓陳，可以說每一家的姓氏都不相同，他們都相安無事，而且親情濃厚，家中若有喜事或喪事時，人人都會來幫助，不但如此，甚至形成我家有事，他家會來幫助，他家若有事，我家亦會去幫忙，你幫忙我，我幫忙你，不但大事化為小事，小事化為無事，且人人都互相幫助，彼此往來頻繁，感情也就更加親密了，而爭吵的事，卻也逐漸的減少了。

原因是居住在錫區各姓氏的村民，也就是邦加南榜下爐寮的村民，他們代代都居住在這裡，一代傳一代接下去，他們卻不以『姓』來維持彼此間的感情，卻以婚姻的關係去維持著各村民的感情，因此，男的喊阿舅，女的喊阿姨，喊得非常親密，非常的有感情，絕不輸給喊阿伯阿叔的親情。如姓賴娶了譚姓的女兒為妻，而譚姓女兒的父或母的任何一方，或是祖父母輩的任何一方，都可能與姓賴的上一輩有姻親的關係，故此村民一遇見相熟的男子，便喊阿舅了，若遇見相熟的女子，就喊阿姨，喊得親熱得很，就如久別才相逢時的親人一般，絕不虛偽。

但中國內的傳統，以姓為主，同性者感情親熱，不同姓者，則感情就淡薄，以婚姻親屬關係的區分，卻很淡薄，不太願意以婚姻之親來稱呼。在中國都以伯公、叔公、或阿伯及阿叔之親情來區分而叫喚，但邦加錫區



中的村民，卻以婚姻關係為主，而常以阿舅阿姨對人稱呼的緣故。

因此，在中國的傳統封建禮俗稱呼，卻與海外華裔對親屬關係的稱呼不同的緣故。可以說中國有中國的文化，而海外華裔有海外華裔的文化，這些海外華裔的文化，我們可稱之為僑生文化。

考其原因，那是住在錫礦中的居民，都是從中國各地單身來到海外的，可說無親無戚，也無兄弟朋友，且姓氏甚雜，而來到錫礦中的時間，卻有先有後，又與印尼民族聚居一起，生活上互有來往，故亦不免會受到印尼文化的影響，若是中國則不同，是同性聚在一起，故形成一姓是一村，只有血統關係之親，卻沒有婚姻關係的情，總的來說，僑生所說的語言，與中國所說的語言，分別不太大，就如邦加南榜的下爐寮而言，大多是客族的移民，以中國的嘉應州客族的移民為多，也就是現在中國廣東梅縣一帶的客族人，說的是客家話，雖然有閩南人，或他省的人來到南榜下爐寮，因與客族人混居一起，他們也以講客話為主，不過它們說起客家話

來，仍保持他們原族的語言音調，只是所說的客話音調有不同罷了，再加上與印尼語音調混合，故說的客家話在大體上來說，他們所說的語言，稍為留心去聽，也可聽得懂他們所說的語言，這就是錫礦區的華人的語言變遷。

邦加島共有八港，那就是檳港、烈港、文島、南榜、勿里洋、沙橫、高木以及流石。這些地方都是華裔先民以血汗開闢出來的樂土，而檳港是邦加島的首府，其中則以客家人最多，而客家人大多來自中國廣東省梅縣、蕉嶺、大埔、平遠、惠州、豐順等地的客家人，甚至贛南一帶的客家人也有，還有廣東的廣府人，以及福建省的閩南人，甚至有之，不過人數較少而已！在邦加八港上較為著名的地方，則是在文島海邊的琴山，它海拔甚高，荷蘭在此闢為度假勝地。

我曾在文島華校執教，曾登上琴山數次，沿山築有石級，由石級登上琴山，約一小時左右可抵達，山頂景緻甚幽美，而鳥聲啼，海風習習，迎面爽快，在琴山上可瞭望太平洋的海洋，波



濤萬丈，新加坡如在眼前，雄偉極瞭，印度尼西亞革命之父……蘇加諾，曾被荷蘭人軟禁於此，是革命的聖地。

但邦加島卻有今日的繁榮，在這繁榮的後面，都是我華裔先民以血肉汗淚建築成的。我們都知道，荷蘭人出來印度尼西亞時，把印尼當作殖民地看待，荷蘭人之來到東南亞，最主要的目的，是在掠奪香料而來，將掠到的財寶，運回其荷蘭祖國，卻不顧本地人民的死活，荷蘭也為永久統治印尼，掠奪印尼人民的財富，不讓印尼有獨立的機會，便大量的招徠中國移民，恰好，那時中國也是軟弱無能的國家，常受外國白人的欺侮，但中國地闊人多，且吃苦耐劳，而荷蘭人便利用中國人的吃苦耐劳的本性，便在中國的香港設立辦事處，那時的香港受英國的管轄，引誘中國的窮人，來印尼開採錫礦，可以發財賺錢，因為荷蘭政府欲在邦加島開採錫礦，以金錢引誘中國人，收買他們，騙他們說：「只要能來印尼，你們有工作做，有飯吃，且能賺錢。」這些都是謊話，其實他們之來印尼的邦加島，卻以買豬仔的身份來的，也就是說，我是用

錢買你來的奴隸，你們永遠無法再回祖國的希望了。

當然，這些都是荷蘭人用欺騙的手段騙來的中國工人，因為荷蘭組織嚴密，一面利用一些中國人，以中國人騙中國人，以錢吸引他們。「只要你幫我做事，能引誘中國人來印尼，開採錫礦，就可給你不少的錢。」進一步又說：「只要騙得越多中國人來做苦工，不但給你薪酬，且可給你一個職位，也就是管理豬仔的工頭……名為巴力頭。」

荷蘭人的手段很狡猾，卻利用中國人來管理中國人，而荷蘭人事主，高高在上享受優渥的生活，而邦加八港開發錫礦的區域，就有荷蘭官員住在那裏，而荷蘭人的住區，就叫荷蘭屋。

因我是南榜下爐寮人（Puput Bwan [Dug]），是南榜港開錫礦的區域，故其荷蘭屋就在下爐寮的地方，離我家不遠，只要我站在家門前的馬路上，就可看得見那座荷蘭屋，位置的地形較高，四周則圍著幾尺高的鐵絲網，養著幾條又高又大的狼犬，遠遠的看見人來，就在鐵絲網上以前兩腳爪抓住鋼絲，

「汪、汪、汪。」不斷高吠，嚇得人們不敢向前。

那時我還小，只有六、七歲而已，遠遠一聽見狗汪聲，便避而遠之，不敢去接近那一座被圍起高高而小孩無法攀登的鐵絲網邊，故只能遠遠望而生畏的荷蘭屋，我從沒有經過這座荷蘭屋的邊沿，總是繞道而行，避之為吉，故那時在我幼小的心靈中，總覺得，也隱藏著那是帝國主義的荷蘭人，控制中國奴工的地方，他們高高在上，不願與中國人相處的貴族，生殺大權都操在荷蘭人的手中，視錫礦公司的中國人為奴工，低一級的民族，卻為他們辛辛苦苦去開採錫礦，而荷蘭人則視為……「順者生存，逆者則死亡。」以對待華族的錫礦工人。

下爐寮是出生地，九歲時才離開，遠渡重洋回到中國去。但下爐寮每一角落，都曾經走過的腳跡，因為在小時候，我卻有很多朋友，而且是同校同學，且是客家人，常以客語為我們講話的語言，故感情特別好，放學回來，家裡的事，又不必我們這些人去幫忙，故特別有空間，我們客家的小朋友，便相

聚在草坪的空地上，做各種小孩的遊戲，如老虎擒羊，踢毽子比賽等，有時或到野外去摘野果，其樂融融。又因下爐寮是採錫礦的區域，故在開採錫礦時，必須用水沖洗，把質地較輕的沙石沖洗乾淨，而留下質地較重的錫，故下爐寮有許多人工建築的河流，流水清澈，是我小時候常去游泳的地方，但常有鱷魚出沒，家長也告誡小孩，不要到河邊去玩，或去游泳，以免發生危險，受鱷魚攻擊，因為曾有過小孩被鱷魚吞進肚裡的慘事，這一印象，迄今仍在腦海中盤旋，揮之不去。

更有一件事讓我難忘的，就是在荷蘭屋的前面，有一座大港，港水很深，而那座港水卻靠近荷蘭屋的前面，常有兩三艘汽船繫在岸邊，聽說是荷蘭人暢遊港灣時所用的汽船，因年紀小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也沒去追究。

港灣邊還有一座是球場，在學校念書曾去玩過，好像是學校開運動會，帶著學生到那邊足球場地比賽，平常卻很少人去那足球場，因為那是居住在荷蘭的貴賓去玩足球的地方，而小孩更少到那邊去玩，因離市區遠些，較為偏僻，

大人也常告誡小孩，無事不可到足球場去玩，聽說那邊多鬼。現在已在那足球場上，建築了一座新的下寮華校，供下寮村民的子弟在那裏上課念書，是培育人材的地方了。

更令我難忘的，在靠近足球場邊有一座大水壩，港水潺潺從大水壩流出，卻不知流向什麼地方，但我曾經有一次，卻瞞著父母，偷偷到那裏游泳，後來被父母知道，以鞭子警告我，結果為祖父阻擋，才免於鞭打之痛。

一九六五年前，下爐寮有一所華校，我小時候在這裡讀過書，到小學二年級時，祖父帶我返國念書而離開，可說是我的母校，抗日戰爭勝利後，復員返回故鄉！下爐寮，不久，又蒙故鄉的人擁戴，便當起華校的校長，在母校執教，後來又蒙鄉中父老的亞禮伯之介紹，她也在母校執教的女老師，因此，我們倆雙雙的墜入愛河，不久，便結了婚，組織新家庭，過著很寫意的日子。

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」時間不過，但在腦海中卻刻下深刻的印象，永遠磨不掉，也磨不盡，時時在腦海中盤

旋，有苦有甜，有眼淚也有歡樂，甜、酸、苦、辣的，一橫一直的交組著一幅人生圖。

我回憶起來，九歲離開出生地的下爐寮，離別了十八年後，又再回到下爐寮，那是我的出生地，也是我的故鄉，在祖國的十八年裡，除了過著念書的生活，小學中學大學外，卻在八年抗日戰爭中，到處流浪，在中國走過許多地方，如一片雲，輕輕地在那裏飄，在那裏盪，過著無根的生活，想不到卻仍然回到自己的出生地，娶妻生子，過著安定快樂的日子。

「是夢，是真。」  
或是中國古老的一句話：「葉落歸根。」

「不，這事情。」也是「情有所鍾。」是「真情。」

因樹生長在這塊土地上，葉子卻長在樹枝上，而葉子落下時，就自然而然掉在樹根下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：「生於斯，死於斯」的真情，這真情卻永遠流長的一代傳一代，所謂：

「親不親，故鄉人，甜不甜，故鄉水」，永遠抹不掉的「故鄉情。」